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

并天下略定楊越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置桂林南海

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二歲徐廣曰秦并天下至

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佗秦時用為南

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

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

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

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

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  
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  
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  
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  
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  
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  
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  
淖谿關曰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盜兵且至急絕道聚  
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

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

立為南越武王

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

高帝已定天

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  
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  
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  
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  
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  
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  
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

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  
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  
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  
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  
駱役屬焉漢書音義曰駱越也東西萬餘里迺乘黃  
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  
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  
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  
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

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  
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為太中大  
夫往使因譏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  
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  
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  
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  
掘燒先人家以以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  
方卑溼蠻夷中阻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  
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

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  
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  
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  
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纓縣陸賈還報  
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  
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  
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爲  
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時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

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  
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  
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  
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  
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  
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  
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  
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  
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

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  
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入見則  
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  
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  
胡薨謚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  
爾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  
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典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  
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尚  
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

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  
薨謚為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  
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  
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今辯士諫大夫  
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一作汜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  
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  
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

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

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

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韋昭曰侍使者為介胄也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宫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

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鏃嘉以矛

韋昭曰鏃撞也

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

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邾壯士

徐廣

曰縣屬潁川音古洽反

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

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

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

千秋

徐廣曰為校尉

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

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

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

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

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

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

侯膠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一作匯也樓船十萬

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也往討之元

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

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湟案地里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主爵

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

歸義越侯二人張晏曰故越人為降為侯為戈船下厲將軍



徐廣曰厲一作瀨駟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  
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應劭曰  
瀨水流涉上也墳曰伍子胥書有  
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  
出零陵或下

離水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徐廣

曰越人也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

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

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

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

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

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

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

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

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

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

而入伏波營中犁且城中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犁結

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犁曰為邊且謂待明也呂嘉建德已夜

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

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

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

海常侯徐廣曰在東萊越郎徐廣曰南越之郎官都稽徐廣曰表曰孫

都得嘉封為臨蔡侯蒼梧王趙光者越王

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韋昭曰揭音其逝反自

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姓居名翁也

諭甌駱屬漢皆得為侯戈船下厲將軍兵

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

遂為九郡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交阯伏波將

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自

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

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

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

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

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

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閩越王無諸

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

及越東海王

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

徐廣

曰騶一作騶

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

為閩中郡

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

及諸侯畔秦無諸搖

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

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

漢書音義曰主號令

諸侯不王無諸搖等

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

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

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  
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  
海王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云都東甌徐廣曰今永寧也世俗號  
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  
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  
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  
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  
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  
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

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  
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  
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  
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  
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  
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  
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  
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  
莊助以節發兵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

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  
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從中

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

望率其眾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

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

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

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

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

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眾

彊今即幸胙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

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定不

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

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

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運

言耘音于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隕利莫大焉乃以

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

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

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

史傳三十一  
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  
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  
衆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  
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  
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  
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  
千人從樓船將軍擊于呂嘉等兵至揭揚以  
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  
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

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

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

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

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

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梅嶺

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

齒徐廣曰成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

懦誅餘善刻武帝壘自立詐其民為妄言

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

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  
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  
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  
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  
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  
將軍為禦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自兵未往  
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  
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  
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

敖

徐廣曰亦東越臣

與其卒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

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  
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  
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  
萬戶封建成侯敖為開陵侯封越衍侯吳  
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封  
橫海校尉福為繚嫫侯漢書音義曰音遼縈福者成  
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奮從軍無  
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

漢書音義曰  
多軍名也

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  
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  
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  
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  
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  
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  
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  
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

史記一百一十五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  
真番

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  
番汗縣番音普寒反

朝鮮為置吏築

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  
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涓水為界

漢書音義曰  
涓音滂沛反

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  
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涓水居  
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



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具番旁眾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

上臨涓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

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  
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  
聚左將軍擊朝鮮涓水西軍未能破自前  
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  
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  
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  
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  
涓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  
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

軍詐殺之遂不渡涓水復引歸山還報天  
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涓水上軍乃前至  
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  
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  
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  
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  
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  
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  
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

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剗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

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

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啖音類

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

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

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

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

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

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云長路音各降

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

定朝鮮為四郡真番臨屯樂浪玄菟也封參為漑清侯

韋昭曰屬齊陰為菽苴侯韋昭曰屬勃海啖為平州侯韋昭曰屬齊長為幾侯韋昭曰屬河東最以父死頗有功

梁父

為温陽侯韋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

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

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

為兵發首樓船將狹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

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

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

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如淳曰滇音顛自滇以

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魍結耕田

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韋昭曰北至牁

榆韋昭曰在益州牁音葉名為崔岡昆明徐廣曰永昌有嵩唐縣皆編

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

里自嵩以東以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

徐廣曰徙在漢嘉笮音昨在越嵩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

冉駝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  
自冉駝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  
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  
王時使將軍莊躋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  
中以西莊躋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躋至滇  
池地方三百里方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  
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  
郡道塞不通因遂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  
俗以長之秦時常頽音頽略通五尺道諸此

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  
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  
笮馬鬻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  
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

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駟

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蒙問所從來曰道西

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  
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

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之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舩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其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

重萬餘人從巴蜀徃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成轉相饒數歲道不通土罷

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  
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  
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  
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  
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  
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為  
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  
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犍  
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

毒國

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駟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

浮屠胡是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

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

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

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

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

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徐廣曰嘗一作賞乃留為

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

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



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  
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  
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  
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上蘭君  
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  
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  
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  
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  
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爲

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

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越破後

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笮侯冉駝皆振恐

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雋郡笮都爲沈

犁牛郡冉駝爲汶山郡

應劭曰今蜀郡岷江

廣漢西白馬

爲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

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

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

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

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以兵臨滇  
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  
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  
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  
獨夜郎滇受王印而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  
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  
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  
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

番禺大夏杖邳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

史記音義  
曰音翦

卒為七郡

徐廣曰隄為梓柯越雋益  
州武都沈犁汶山地也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  
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  
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貲爲  
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  
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  
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  
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  
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

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宰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

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間雅甚都韋昭曰間讀曰閑甚得都邑之容也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

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

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卓王孫

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

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

曰長卿弟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

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

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

曰鑪酒肆也以上為墮邊高似鑪相如身自著犢鼻禪韋昭曰今

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矣稱此者言其無恥也今銅印言犢細此其類矣與保庸雜作

方言曰保庸調之南方奴婢賤稱也滌器於市中韋昭曰瓦器也每食必滌澆者

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

郭璞曰諸公父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

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

卿故倦游郭璞曰厭游官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

又令客獨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

分子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

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

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郭璞注

也獵犬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

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

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

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

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郭璞曰稱說楚之美烏有先生

者徐廣曰烏一作惡烏有此事也為齊難郭璞曰詰難楚事也

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郭璞曰以為折

中之談也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

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

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

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使

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郭璞曰詫誇也音託

夏反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

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

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眾而

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

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

滿澤罟罔彌山

郭璞曰罟罟也音浮

揜兔麟鹿射麋脚

麟

徐廣曰麟音吝駟案郭璞曰脚倚足麟車轆

鴛鴦於鹽浦割鮮淩

輪

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濡也音而泐反又音而悅反濡之於輪鹽而食之鴛鴦馳也

務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

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

之獵何與寡人

郭璞曰與猶如也

僕下車對曰臣楚

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

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

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

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

楚有七澤常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

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

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崑鬱隆

崇律峯岑巖參差日月蔽虧

漢書音義曰高山壅蔽曰

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

江河其上則丹青赭堊

徐廣曰一作瑕

雌黃白坳

徐廣

曰音符駟案漢書音義曰白符白石英也

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

爛龍鱗

郭璞曰如龍之鱗采

其不則赤玉玫瑰

郭璞曰赤玉赤瑾也

見楚辭玫瑰琳璿琨珷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珉石次玉

環石珠也琨珷者珉珷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

昆吾之璿玠玄厲徐廣曰璿音古咸反玠音勒皆次

金者璿玄厲黑石

可用璿石武夫徐廣曰石似玉駟案漢書音義

磨者璿石武夫曰璿石出鴈門武夫出長沙也其

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漢書

音義曰衡杜衡也其狀若葵江離麋蕪諸蔗傳

其臭如麋蕪芷白芷若杜若

且徐廣曰傳音匹沃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

麋蕪蘄芷也似蛇牀而香諸蔗甘柘也傳且蕪荷

也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陲靡音移案

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郭璞曰巫山今

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苳徐廣曰葳音針馬

藍也葳或曰草生

水中華可食荔音力詣反草似

蒲駟案漢書音為曰苞苳也薛莎青頰徐廣曰薛

駟案漢書音義曰薛頰蒿也莎

其西則有浦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

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

鼉瑇瑁鼈鼉其北則有陰林巨樹郭璞曰休

北榷柵豫章郭璞曰榷柵也似梓柵葉似桑桂椒

畫也其西則有浦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



木蘭藥離朱楊

徐廣曰藥音扶戾及駟案郭璞曰木蘭樹皮辛香可食漢書音

義曰離山梨也 檀栲栗橘柚芬芳

徐廣曰栲音郭駟案漢書音

音義曰栲栲棗也

其上則有赤犴蠿噪

徐廣曰音劬柔 鶴鷄孔

鸞騰遠射干

郭璞曰鸞鷁屬也孔孔雀鸞鸞鳥也漢書音義曰騰遠鳥名射干

似狐能緣木

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螭蛇豨豸

郭璞曰

螭大獸長百尋似狸而大漢書音義曰豸胡地野犬似狐而小也

兕象野犀窮

竒螻蚘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

王乃駕馴駁之駟

漢書音義曰馴優也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而

駕之似當駟馬也

乘雕王之輿靡魚鬚之撓旃

郭璞曰

海魚須為旒旌言撓弱也通帛為旂也

曳明月之珠旗

漢書音義曰以明月珠綴

飾建干將之雄戟

漢書音義曰干將韓王劍師雄戟胡中有鉅干將所造也

左烏皞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

徐廣曰韋昭云夏夏羿也

矢室名曰服呂靜曰步義謂之服也

陽子驂乘織阿為御

漢書音義曰陽子僊

人陽陵子織阿月御也韋昭曰陽子古賢也

案節未舒即陵狡獸麟邛

邛就是距虛

郭璞曰邛邛似馬而青距虛即邛邛變文互言之穆天子傳曰邛邛距虛日走

五百軼野馬而轉駟駘

徐廣曰轉音銳駟案郭璞曰野馬如馬而

小駟駘似馬

乘遺風而射游騏

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馬爾雅

曰嵩如馬一角不角者騏也

儵呻淒淒

徐廣曰淒音七見反淒音力詣反駟案漢書音

義曰比日  
疾貌 雷動燦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

決皆韋昭曰在目所指洞匈達腋絕乎心繫獲

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

郭璞曰或云節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

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飢受訕徐廣曰飢

郭璞曰飢疲極也訕盡也言殫睹衆物之變態

於是鄭女曼姬郭璞曰曼姬謂鄧被阿錫漢

音義曰阿細揄紵縞徐廣曰雜織羅巫霧縠

郭璞曰言細如襞積寒縞紆徐委曲鬱撓谿

谷漢書音義曰襞積簡縠也褰縮也縞裁也

袞袞楊施卹削徐廣曰施音迤衣袖也駟案

巫鬋徐廣曰織音艾駟案郭璞扶輿倚靡郭璞曰

謂曾折摩地喻呻萃蔡漢書音義曰喻呻衣豈衣

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徐廣曰

或作錯繆繞玉綏郭璞曰綏所縹乎忽忽若神

仙之仿佛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

殷珊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鷄鷄漢書音義

似鳳微矰出纖繳施徐廣曰弋白鵠連駕鷲郭

曰野鷺也加雙鷓下玄鷓郭璞曰詩云弋加之是也怠而後

發游於清池浮文鷓漢書音義曰鷓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鷓

首天子之乘也揚桂柁徐廣曰音曳駟案韋昭曰柁櫂也張翠帷建羽蓋

罔瑇瑁鈞紫貝郭璞曰紫貝黑文也縱金鼓吹鳴籟漢書

音義曰縱撞也籟籟也榜人歌郭璞曰唱擢歌也榜船也音謗聲流唱徐廣曰鳥邁反

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

礪礪礪礪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

將息獠者擊靈鼓郭璞曰靈鼓六面也起烽燧車案行

騎就隊纒乎淫淫班乎裔裔郭璞曰皆羣行貌也於是

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徐廣曰宋三去楚王游於陽雲之臺駟案郭璞曰在

雲夢之中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

後御之郭璞曰勺藥五味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

下輿時割輪淬自以為娛徐廣曰淬千內反駟案郭璞曰時膊

淬染也將音齋也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

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

足下不遠千里來况齊國郭璞曰言有惠况也王悉發

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勦

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

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野

巨海南有琅邪

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

觀乎成山

徐廣曰在東萊

不夜縣射乎之罘

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備其上也

浮勃澥

漢書音義曰海別枝名也

游孟諸

郭璞曰宋之數澤名

邪與蕭慎為鄰

右以湯谷為界焮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

郭璞曰青丘山名上有田出九尾狐在海外矣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

曾中曾不帶芥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

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

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

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

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為無用應哉無是公

听然而笑

郭璞曰听笑貌也

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為

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

職也

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言述所職見孟子

封疆畫界者非

為守禦所以禁淫也

郭璞曰禁絕淫放也

今齊列為東

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

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

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

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

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

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

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

郭璞曰西極

極邠國也見爾雅

丹水更其南

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

紫淵徑

其北郭璞曰紫淵所未詳

終始霸漣出入涇渭鄠鄠潦

滴郭璞曰皆水流貌音決

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

兮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

郭璞曰八川名在上

東西南

北馳騫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游之

浦

郭璞曰椒丘丘名言有巖闕也見楚辭游亦洲名蜀人云見方言

徑乎桂林之

中

郭璞曰桂林名也見南海經也

過乎泱莽之野

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所謂

大荒之野汨乎渾流順阿而下

郭璞曰阿大陵

赴隘陝之

口觸穹石激堆埼

郭璞曰穹隆伏石貌堆沙堆埼曲岸頭音祈

沸乎

暴怒洶

許勇反

涌

音勇

滂

浦橫反

潰

浦拜反

渾

音渾

淞

音淞

汨

溜測泌滌

郭璞曰通側筆櫛四音

橫流逆折轉騰激洌

澎湃沆瀣穹隆雲撓蜿澶膠戾踰波趨浥

徐廣曰烏狹反

莅莅下瀨批巖衝壅生犇揚滯沛臨抵

注壑澆瀆霄墜湛湛

徐廣曰湛音沈

隱

音隱

砰

音砰

磅

音磅

滴瀟澗澗淅淅鼎沸

郭璞曰淅音敕立反淅音緝

馳波跳

沫

徐廣曰一云吸呬

汨急漂疾悠遠長懷寂謐無聲

肆乎永歸然後灑漾潢漾安翔徐徊翫乎

瀉瀉東注大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

螭鮪鱗蜥離

徐廣曰蜥音漸駟案郭璞曰鮪鱗也音巨曹蜥離未聞音恒曹也

鱗鮫魚

徐廣曰鱗音娛凶反皮有文出樂浪鮫音虔鮫音託

鮫似鯉而大也

禺禺鱸鮒

徐廣曰禺禺魚牛也鱸一作鮪音義

曰鮪比目魚也鮒鯢魚

捷鱗擢尾振鱗奮翼潛處于深

巖魚鼈謹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玃璫江靡

郭璞曰靡崖也

蜀石黃磬

郭璞曰磬石黃色也

水玉石砢砢

郭璞曰水

玉水精也

磷磷爛爛采色皓盱叢積乎其中鴻鵠

鷗鴟駟駘鷗鴟

郭璞曰鷗鷗霜鷗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也

駟駘

鵠目 徐廣曰鵠音環 煩鴛鷓鷃 徐廣曰煩鴛一作番鷓鷃音容駟案漢書音義曰煩

鴛鷃鳥也鷓鷃似鷓鷃灰色而鷓鷃足 鷓鷃鷓鷃 徐廣曰鷓音斟水鳥也鷓音斯鷃音火交反駟

案漢書音義曰鷓鷃蒼黑色郭璞曰鷓鷃魚鷓也脚近尾鷓鷃鷓鷃也 羣浮乎其上汎

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掩薄草渚啞

喋菁藻 郭璞曰菁水草呂氏春秋曰太湖之菁也 咀嚼菱藕於是乎

崇山巖從崔巍差峩深林鉅木斬巖巖差

九麥截薛南山峩峩 漢書音義曰九麥山在左馮翊谷口縣西截薛山在池陽

縣北 巖陲 音遲 巖錡 音推 巖嵒 音崎 郭璞曰陲崖際巖音晚反錡音蟻推音

作罪反 振谿通谷寒產溝瀆 漢書音義曰寒產屈折也谿呀谿

間 郭璞曰音間谷之形容也谿音呼含反呀音呼加反間音呼下反 自陵別島巖

魄畏魂丘墟山屈嶠隱嶢嶢登降施靡陂

池羶豸 郭璞曰羶音衣被豸音蟲豸也 沈溶淫粥南散渙夷陸

亭臯千里靡不被築 郭璞曰言為亭候於臯隰皆築地今平賈山所謂隱

以金推也 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麋蕪雜以流

夷 漢書音義曰流夷新夷也 專結縷 徐廣曰專古布字一作怖駟案漢書音義曰結縷似

白茅蔓而 攢戾莎 徐廣曰草可染紫 揭車衡蘭橐本

射干 徐廣曰揭音桀駟案郭璞曰揭車一名 苾薑

蘘荷歲橙若蓀 郭璞曰歲未詳橙 鮮枝黃礫 郭璞

曰皆未詳蔣茅青蘋徐廣曰茅音佇駟案漢書音義曰蔣菰也茅三稜布漢閔

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

烈郭璞曰香酷烈也郁郁斐斐衆香發越盱罍布寫

晻曖苾勃於是乎周覽泛觀瞋盼軋沕徐廣曰

音丑人反盼一作緡駟案郭璞曰皆不可分貌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

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

生長踊水躍波獸則慵旄猱犛徐廣曰慵音容獸類也犛

音狸一音茅駟案郭璞曰旄旄牛犛似熊庫脚銳頭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也沈牛塵麋漢書

音義曰沈牛水牛也赤首圜題郭璞曰題額也所未詳窮奇象犀

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嗥狗食人也其北則盛夏含凍

裂地涉冰揭河郭璞曰言水漫凍不解地折裂也揭褰衣獸則騏

驎角觶郭璞曰角觶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駒駘

橐駝蛩蛩驪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

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郭璞曰重

坐重軒也曲閣閣道曲也華榱壁璫輦道纏屬步欄周流

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間陞道中宿言長遠者夷岌築堂累

臺增成巖突洞房郭璞曰岌山名平之以安堂其上成亦重也周禮曰為壇

三成在巖穴底為室潛通臺上者俛杳眇而無見仰攀撩而



捫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徐廣曰楯

音食反青蚪蚴蟻於東箱象輿婉蟬於西清

漢書音義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郭璞曰西清西箱清淨地也靈園燕於間觀

郭璞曰靈園淳園仙人名也倓佺之倫暴於南榮漢書音義曰倓佺仙

人名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槃石

振崖徐廣曰振音脣欽巖倚傾差峩磔磔徐廣曰峩一作

地磔音雜磔音五合反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璿玉旁唐瓊煊文鱗徐廣曰瓊音彬煊音班赤瑕駁瑩

雜畝其間徐廣曰雜畝一云運垂綏琬琰和氏出

焉徐廣曰垂綏一作朝采駟案郭璞曰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女

其名于苕華之玉於是乎盧橘夏孰郭璞曰苕是琬華是琰也

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芳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黃甘

橙棗徐廣曰音湊橘屬枇杷燃柿徐廣曰燃音而善反果也桴棃厚

朴徐廣曰桴音亭山梨桴棃楊梅徐廣曰桴音井反桴棃似柿櫻桃

蒲陶郭璞曰蒲陶似燕萸可作酒也噫夫鬱棣楛椌荔枝徐廣曰鬱一作萸椌音李椌音逮椌音杏隱夫禾聞羅

乎後宮列乎北園馳丘陵郭璞曰馳猶延也音施下平

原揚翠葉杙紫莖郭璞曰杙搖也發紅華秀朱榮

煌煌扈扈照耀鉅野沙椽櫟楮漢書音義曰沙棠之實櫟果名楮似樵葉冬不落也

華赤實其味如李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華池檉櫨

徐廣曰記一作楓駟案漢書音義曰華木皮可以為索也留落胥餘仁頻并

問徐廣曰頻一作賓駟案郭璞曰落櫨也胥餘似并問并問櫨也皮可作索餘未詳攬檀

木蘭豫章女貞漢書音義曰攬檀檀別名也女貞木葉冬不落長千

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葳蕤茂攢立叢倚

連卷累危崔錯爰骹占委字阮衡問砢徐廣曰爰

音拔駟案郭璞曰骹音委問音惡可反砢音魯可反垂條扶於落英幡纒

郭璞曰扶於猶扶踈也幡纒偏幡也音灑紛谷蕭蕭蓼旖旎從風瀏

葢崙吸徐廣曰葢音栗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

柴池苾虎徐廣曰柴音差虎音旁旋環後宮雜還累輯

徐廣曰雜一作插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

之無窮於是玄援素雌雌獲蜚鷗徐廣曰雌音于季反

駟案漢書音義曰雌似彌猴仰鼻而長尾獲似猕猴而大飛鷗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顛飛也

蛭蝮蠓蝮徐廣曰蛭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曰不咸之山有飛蛭四翼郭璞曰蠓

蝮似猕猴而黃蝮未聞漸胡毅蛻徐廣曰漸音在廉反似援黑身毅音呼谷反蛻音詭

駟案漢書音義曰毅白狐子也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

互經大矯枝格偃蹇杪顛於是乎踰絕梁

騰殊榛捷垂條踔稀間郭璞曰踔縣牢落陸

離爛曼遠遷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

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

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鑊象六

玉虬徐廣曰以玉為飾駟案郭璞曰鑊象山所出

六交龍輿言有雕鏤虬龍屬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郭璞

是也孫叔奉曰皮軒革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

轡衛公驂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

也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郭璞曰言跋扈縱恣不安鹵簿矣

鼓嚴簿縱獠者漢書音義曰嚴嚴鼓也簿鹵簿也駟謂鼓嚴於林簿之中然後江河為陸泰山為櫓郭璞曰櫓望樓也

陸音去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

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

豹郭璞曰貔執夷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郭璞曰

曰野羊如羊千斤蒙鷓蘇徐廣曰蘇尾也跨野馬陵三

曰跨音跨駟案郭璞曰跨謂拍踰殺之被函文郭璞曰跨野馬陵三

嶽之危漢書音義曰三下磧歷之坻郭璞曰磧

徑陵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郭璞曰飛廉龍

雀也鳥身鹿頭

者弄解豸

漢書音義曰解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

格蝦蛤鋌猛氏

漢書音義曰蝦蛤猛氏皆獸名

罾駮裏射封豕

郭璞曰駮裏神馬曰行萬里封豕大豬兩音窈嫺

箭不苟害解脰陷腦

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襄

回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

愆然后浸潭促節儵賈遠去

郭璞曰賈音謂盛反

流離

輕禽蹇履狡獸轉白鹿捷狡兔

徐廣曰轉音銳一作車也

執赤電遺光耀

徐廣曰超陵赤電電光不及言去速也

追怪物出

宇宙寧繁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虞

郭璞曰梟

梟羊也似人長唇反踵被髮食人飛虞鹿頭龍身神獸櫟梢也

擇肉後發先中

命處弦矢分藝殪什

徐廣曰射准的日藝什音赴

然後揚

節而上浮陵驚馬風歷駭飈乘虛無與神俱

麟玄鶴亂昆雞

徐廣曰麟音躡

遁孔鸞鳥促駿驥拂翳

鳥捎鳳皇

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也

捷駕鷁

掩焦明

似鳳明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

襄羊隆集乎北紘

郭璞曰紘維也北方之紘曰委羽

率乎直

指闇乎反鄉履石闕歷封巒過雉鵠望露

寒

徐廣曰雉音支駮案漢書音義曰皆甘泉宮左右觀名也

下棠梨

漢書音義曰宮名也

在雲陽縣東  
南三十里  
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鷓牛首漢書音義曰

音義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  
登龍臺漢書音義曰觀名在豐水

近渭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獠者之

所得獲徐廣曰鈞一作診也觀徒車之所麟轅乘騎

之所蹂若徐廣曰蹂音人久反人民之所蹈躅與其窮

極倦飢徐廣曰音劇驚憚惛伏不被創刃而死

者佗佗藉藉填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

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臺張樂乎輶輶之

宇徐廣曰輶音葛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鉦建翠華

之旗樹靈鼉之鼓郭璞曰木質鼓中加羽葆其上所謂樹鼓奏陶唐

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漢書音義曰葛天氏古帝王號也呂氏春

錄曰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

震動徐廣曰一作勳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郭璞

曰巴西閩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取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淮

南干遮漢書音義曰干遮歌曲名文成顛歌郭璞曰未聞也族舉遮

奏徐廣曰舉一作居金鼓迭起鏗鎗鎗磬洞心駭

耳郭璞曰鎗磬鼓音荆吳鄭衛之聲韶護武象之

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

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曰韋昭云狄鞮地名在河內出善倡者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

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

宓妃之徒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名絕殊離俗妖冶媚都

靚莊刻飭便嬛倬約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柔撓嬛嬛

徐廣曰音娟斌媚媠媠徐廣曰媠音乃拙獨繭之禴

施徐廣曰拙音曳襜褕眇閻易以戾削徐廣曰閻易衣長貌言如刻畫作之

嫵媠微循郭璞曰衣服娑娑貌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

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

睇繇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

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

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日順天道以

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

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

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

以贍萌隸墮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

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仞發倉廩以

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

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始

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

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圃騫乎仁義之塗

覽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觀成敗明善惡者射狸首兼

駟虞禮射義曰天子以駟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駟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弋

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拚羣雅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

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于書圃

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

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

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

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

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

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

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

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

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

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

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

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  
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  
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  
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  
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眾  
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  
歸正道而論之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

中

徐廣曰羌之別

種也音扶逼反

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

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

漢書曰用軍興法也

誅其渠

帥巴蜀民大驚焉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

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

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

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

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

交辭受事誣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

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

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越之長常効貢職



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  
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  
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  
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  
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  
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  
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  
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  
郡之士聞烽舉燧燔

漢書音義烽如覆米箕縣著  
枯阜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

有寇則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  
燔然之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

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  
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  
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  
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  
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  
忠勤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  
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

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  
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  
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  
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  
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  
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  
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  
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

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

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漢書百官表曰  
縣有蠻夷曰道

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母忽也相如還報唐

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

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

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

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

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

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駝者近蜀

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  
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  
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  
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  
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  
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  
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  
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鄉  
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鄉

便畧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

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

柯為徼通零關道

徐廣曰越雋有零關縣

橋孫水

韋昭

曰為孫水作橋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

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

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

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

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

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

徐廣曰元光六年也

德

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  
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  
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駝定筴  
存邛畧斯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行報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  
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  
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  
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  
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

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  
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  
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  
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  
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  
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  
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  
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  
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

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陟陞而不安夏后氏咸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贍菑徐廣曰漉一作灑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胼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胼睡也一作腩音湊膚理也胝音魁故休烈顯乎

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躡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傳曰濱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浚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

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  
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  
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  
尊卑失序父兄不幸幼孤為奴係纍號泣  
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  
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  
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盍夫為之垂涕徐廣曰盍  
音庚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  
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

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

若

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

徼牂柯鏤零山梁孫原創

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  
長駕使䟽逖不閉阻深閭昧得耀乎光明  
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

中外提福

徐廣曰提一作提音支

不亦康乎夫拯民於

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  
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  
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

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

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

徐廣曰咸一作函駟案韋

昭曰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上

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

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

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於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間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

之地犯屬車之清塵

蔡邕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

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

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

吳越春秋曰羿傳射於逢蒙

枯木

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

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

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

后馳猶時有銜橛之變

徐廣曰橛音巨月反鉤逆者謂之橛矣

而

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

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難矣夫輕

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

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

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故多

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

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

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

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

曰登陂池之長阪兮坐入曾宮之嵯峩

漢書

音義曰

臨曲江之隄州兮

漢書音義曰隄長也苑中有曲江之



象泉中有長洲也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徑

徑兮徐廣曰音力工反通谷豁兮豁澗汨滅喻習

以永逝兮注平臯之廣衍觀衆樹之墉夢

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

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

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

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脩兮魂無歸

而不食夔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侏

精罔閤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

哉相如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

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

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

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形

容甚臞徐廣曰臞瘦也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

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

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

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垂絳幡之素蜺兮

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

之采旒

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此氣為竿旒葆也總係也

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為葆者

垂旬始以為慘兮

為鬃

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雄雞縣於葆下以為旒也鬃燕尾也

掉指擣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

漢書音義曰指擣隨

靡

攬撓搶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

漢書

音義曰綢韜也以斷虹為旌杠之韜

紅杏眇以眩溘兮

而雲浮

漢書音義曰旬始屈虹氣色紅杏眇眩溘闇冥無光也

駕馬應龍象

輿之蠖略透麗兮驂赤螭青蚪之幽蟉蜿

蜒低印天矯据以驕熬焉兮詘折隆窮蠖以

連卷沛艾起螻仡以佻儼兮放散畔岸驤

以孱顏

漢書音義曰起螻申頸低印也佻儼不前也

跽躐輶轄容以

委麗麗兮綢繆偃蹇怵臯以梁倚

徐廣曰跽躐乍前乍卻也

跽音丑栗反躐音勑略反輶烏葛反轄音曷綢一作繇臯音他略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怵臯走也梁倚相著也

糾蓼叫鼻躡以般路兮

徐廣曰般音介至也

蔑蒙踊躍

騰而狂趨

漢書音義曰蔑蒙飛揚也趨走

莅颯卉翕燦至電

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

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

漢書音義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

升北極者

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

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

漢書音義曰瑤光北斗杓頭第一星使五帝先道守兮反太一而

從陵陽漢書音義曰仙人陵陽子明也左玄冥而右含靈兮

漢書音義曰含靈黔羸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或曰水神前陸離而後滴漻

漢書音義曰皆神名廡征伯僑徐廣曰燕人也而役羨門

兮屬岐伯使尚方徐廣曰岐伯黃帝臣駟案漢書音義曰尚主也岐伯黃帝

太醫屬使主方藥祝融驚而蹕御兮清雲氣而後行

屯余車其萬乘兮綵雲蓋而樹華旗使句

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

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紛湛湛其差錯兮雜

還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菴其相紛拏兮滂

漚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龍茸兮

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徐廣曰壇音坦徑入靈室之研

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崑巒嵬礧漢書音義曰鬼谷在

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楚辭曰贅鬼谷於北辰也徧覽八紘而觀四荒

兮揭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

水兮抗絕浮渚而涉流沙漢書音義曰抗船也絕度也浮渚流沙中

渚也奄息總極汜濫水嬉兮漢書音義曰總極葱嶺山也在西域中也

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

徐廣曰媧一作貽駟案漢書音義曰靈媧女媧也馮

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

時若夢夢將混濁兮召

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洑

恍忽兮直徑馳乎三危

三危山名也

排闥闔而入

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閭風而搖集

兮亢烏騰而一止

漢書音義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

低回陰山

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矐然白

首

徐廣曰矐音下沃反

戴勝而穴處兮

郭璞曰勝玉勝也

亦幸

有三足鳥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

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來兮絕道不

周

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

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殮

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噉瓊華

徐廣曰噉音初小食也駟案韋

昭曰瓊華玉英

媿侵淖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

徐廣

曰媿音媿

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

漢書音義

音義曰列缺天門也倒景日在下

騁游道而循降兮驚遺霧

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

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

漢書音義曰玄闕北

極之山寒門天北門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

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愴恍而無聞乘虛无  
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獨存徐廣曰假音相如  
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  
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  
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  
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  
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  
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  
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曰奏之無他

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  
天子異之其書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

昊穹万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一作選

率邇者踵武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省世近之遺迹 逖聽者

風聲徐廣曰逖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 紛綸葳蕤堙滅而不

稱者不可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諡略可道

者七十有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徐廣曰若順也

誰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亡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

昌逆失必亡

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

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

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邽隆

徐廣曰邽蓋字誤皇甫謐曰王季徙程故周書曰維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或者邽字宜為程

乎或為陞北地有邽邽縣陞大也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邽至也大行越成漢書音義

曰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矣而後陵夷衰微

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海千載之後聲教乃絕駟案韋昭曰無惡聲豈不

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

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

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

也是以業隆於繼祿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繼

祿謂成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成法易故也揆厥所元終

都攸卒漢書音義曰都於卒終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

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

名大漢之德逢塗涌原泉韋昭曰漢德逢塗涌如泉原也沕滴

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徐廣曰專音布上暢九

垓下泝八埏徐廣曰音衍駟案漢書音義曰暢達垓重也泝流也埏音延地之八

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懷生之類霑濡浸潤

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

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本也迴遠闊廣也泳浮

湮沒闇昧昭哲漢書音義曰始為惡者皆首惡

凱澤回首面內韋昭曰然後固駟虞之珍羣

徵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徵遮也麋鹿道禾一

莖六穗於庖徐廣曰渠瑞禾也駟案漢書音義

犧雙觝共抵之獸徐廣曰抵音底駟案漢書音

獲周餘珍收龜于岐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為牲也

作放龜駟案漢書音義曰招翠黃乘龍於沼

餘珍得周鼎也岐水名也

齊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登仙言

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紫黃湛河不下來余吾

渥注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

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徐廣

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圉為賓

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

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

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憑乎漢書音義曰介

以白魚為瑞登大山封禪不亦憑乎

進讓之道其何爽與徐廣曰爽

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憚

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懷音惠順也諸夏樂貢白蠻執贄

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

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事

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

徐廣曰以況受上天之榮為名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

徐廣曰以衆瑞物初至封禪趣薦之上天告成功也陛下謙讓而弗發也

挈三神之驩徐廣曰挈猶言垂也駟案韋昭曰挈缺也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缺

王道之儀羣臣慝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

符固不可辭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味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

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漢書音義曰太山之上無

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

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畢代而絕也說者尚何稱於後

徐廣曰若無封禪之遺迹則榮盡於當時至於歷世之後人何所述而云七十二君

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

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

曰款誠也謁告之報誠也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

號柴木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



下之壯觀王者之不業不可貶也願陛下

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

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徐廣曰錯音厝駟案漢書

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用以展其官職設厝其事業者也猶兼

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徐廣曰校一作被被

猶拂也音廢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大時列人事叙述大

義為一經將襲舊六為七韋昭曰今漢書增一仍舊六為七也摠之

無窮徐廣曰摠一作臚臚敘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

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

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

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

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

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符瑞之富謂斑斑之獸

以下三章言符瑞廣大之富饒也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

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甘露時雨

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徐廣曰滲音色蔭反嘉

穀六穗我穡曷蓄徐廣曰何所畜和畜嘉穀非唯雨之又

潤澤之非唯濡之我專濩之徐廣曰古布字作專萬物

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韋昭曰名

山太山也顯位封禪也君乎君乎疾不邁哉 般般

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眈眈

睦睦君子之能徐廣曰眈音舅和貌也能一作態

且苟有似君子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

之徵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蓋自天降瑞不行而至也茲亦於舜虞氏

以興 濯濯之鱗游彼靈時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

獲白麟故言游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

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 宛宛黃龍

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熿炳輝煌徐廣曰熿音晃輝音魂

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

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曰止純反告之丁寧駟案漢書音義曰天

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託寓諭以封巒

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者披藝觀之天人之

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德兢兢翼翼

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

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

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卒徐廣曰元符五年也五

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

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徐廣曰小山在泰山下趾東北相如

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蘇建也與五公子

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

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易本隱之以顯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

著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

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

韋昭曰小雅之人志狹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所以言雖外殊

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

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

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

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

著于篇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